後漢書/卷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七·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◄

後漢書
卷七十八·宦者列传第六十八

► 卷七十九上·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

《易》曰：“天垂象，聖人則之。”宦者四星，在皇位之側，故《周礼》置官，亦备其数。閽者守中門之禁，寺人掌女宫之戒。又云“王之正内者五人”。《月令》：“仲冬，命閹尹审門閭，謹房室。”《詩》之《小雅》，亦有《巷伯》刺谗之篇。然宦人之在王朝者，其來旧矣。将以其体非全气，情志专良，通关中人，易以役养乎？然而后世因之，才任稍广，其能者，則勃貂、管苏有功于楚、晋，景监、缪贤著庸于秦、趙。及其敝也，則竖刁乱齐，伊戾祸宋。

汉兴，仍袭秦制，置中常侍官。然亦引用士人，以参其选，皆银珰左貂，给事殿省。及高后称制，乃以張卿为大谒者，出入卧内，受宣詔命。文帝時，有趙谈、北宫伯子，颇见亲幸。至于孝武，亦爱李延年。帝数宴后庭，或潜游离馆，故请奏机事，多以宦人主之。至元帝之世，史游为黄門令，勤心纳忠，有所补益。其后弘恭、石显以佞险自进，卒有萧、周之祸，损秽帝德焉。

中兴之初，宦官悉用阉人，不复杂调他士。至永平中，始置员数，中常侍四人，小黄門十人。和帝即祚幼弱，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，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唯庵宦而已。故鄭众得专谋禁中，终除大憝，遂享分土之封，超登宫卿之位。于是中官始盛焉。

自明帝以后，迄乎延平，委用渐大，而其员稍增，中常侍至有十人，小黄門二十人，改以金珰右貂，兼领卿署之职。邓后以女主临政，而万机殷远，朝臣國议，无由参断帷幄，称制下令，不出房闱之间，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國命。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非复掖

廷永巷之职，闺牖房闼之任也。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，曹腾参建桓之策，续以五侯合谋，梁冀受钺，迹因公正，恩固主心，故中外服从，上下屏气。或称伊、霍之勋，无谢于往载；或谓良、平之画，复兴于当今。虽時有忠公，而竟见排斥。举动回山海，呼吸变霜露。阿旨曲求，则光宠三族；直情忤意，则参夷五宗。汉之纲纪大乱矣。

若夫高冠长剑，纡硃怀金者，布满宫闱；苴茅分虎，南面臣人者，盖以十数。府署第馆，棋列于都鄙；子弟支附，过半于州國。南金、和宝、冰纨、雾穀之积，盈仞珍藏；嫱媛、侍兒、歌单、舞女之玩，充备绮室。狗馬饰雕文，土木被缇绣。皆剥割萌黎，竞恣奢欲。构害明贤，专树党类。其有更相援引，希附权强者，皆腐身熏子，以自衒达。同敝相济，故其徒有繁，败國蠹败之事，不可单書。所以海内嗟毒，志士穷栖，寇剧缘间，摇乱区夏。虽忠良怀愤，時或奋发，而言出祸从，旋见孥戮。因复大考钩党，转相诬染。凡称善士，莫不离被灾毒。窦武、何进，位崇戚近，乘九服之嚣怨，协群英之势力，而以疑留不断，至于殄败。斯亦运之极乎！虽袁绍龚行，芟夷无余，然以暴易乱，亦何云及！自曹腾说梁冀，竟立昏弱。魏武因之，遂迁龟鼎。所谓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”，信乎其然矣！

鄭众

鄭众字季产，南陽犨人也。为人谨敏有心几。永平中，初给事太子家。肃宗即位，拜小黄門，迁中常侍。和帝初，加位钩盾令。

時窦太后秉政，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，朝臣上下莫不附之，而众独一心王室，不事豪党，帝亲信焉。及宪兄弟图作不轨，众遂首谋诛之，以功迁大长秋。策勋班赏，每辞多受少。由是常与议事。中官用权，自众始焉。

十四年，帝念众功美，封为鄛乡侯，食邑千五百户。永初元年，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。

元初元年卒，养子闵嗣。闵卒，子安嗣。后國绝。桓帝延熹二年，绍封众曾孙石雔为关内侯。

蔡伦

蔡伦字敬仲，桂陽人也。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，建初中，为小黄門。及和帝即位，转中

常侍，豫参帷幄。

伦有才學，尽心敦慎，数犯严颜，匡弼得失。每至休沐，辄闭門绝宾，暴体田野。后加位尚方令。永元九年，监作秘剑及诸器械，莫不精工坚密，为后世法。

自古書契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紙。缣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。伦乃造意，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布、鱼网以为紙。元兴元年奏上之，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从用焉，故天下咸称“蔡侯紙”。

元初元年，邓太后以伦久宿卫，封为龍亭侯，邑三百户。后为长乐太仆。四年，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，乃选通儒谒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，各雠校汉家法，令伦监典其事。

伦初受窦后讽旨，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。及太后崩，安帝始亲万机，敕使自致廷尉。伦耻受辱，乃沐浴整衣冠，饮药而死。國除。

孙程

孙程字稚卿，涿郡新城人也。安帝時，为中黄門，给事长乐宫。

時邓太后临朝，帝不亲政事。小黄門李閏与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执金吾悝等，言欲废帝，立平原王翼，帝每忿惧。及太后崩，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，封閏雍乡侯；又小黄門江京以谗谄进，初迎帝于邸，以功封都乡侯，食邑各三百户。閏、京并迁中常侍，江京兼大长秋，与中常侍樊丰、黄門令劉安、钩盾令陳达及王聖、聖女伯荣扇动内外，竞为侈虐。又帝舅大将军耿宝、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，遂枉殺太尉杨震，废皇太子为济陰王。

明年帝崩，立北乡侯为天子。显等遂专朝争权，乃讽有司奏诛樊丰，废耿宝、王聖，及党与皆见死徙。

十月，北乡侯病笃。程谓济陰王谒者长兴渠曰：“王以嫡统，本无失德，先帝用谗，遂至废黜。若北乡疾不起，共断江京、阎显，事乃可成。”渠等然之。又中黄門南陽王康，先为太子府史，自太子之废；常怀叹愤。又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國，并附同于程。至二十七日，北乡侯薨。阎显白太后，征诸五子简为帝嗣。未及至，十一月二日，程遂与王康

等十八人，聚谋于西钟下，皆戴单衣为誓。四日夜，程等共会崇德殿上，因入章台門。時，江京、劉安及李閏、陳达等俱坐省門下，程与王康共就斩京、安、达，以李閏权势积为省内所服，欲引为主，因举刃胁閏曰：“今当立济陰王，无得摇动。”閏曰：“诺。”于是扶閏起，俱于西钟下迎济陰王立之，是为顺帝。召尚書令、仆射以下，从輦幸南宫云台，程等留守省門，遮扞内外。

阎显時在禁中，忧迫不知所为，小黄門樊登劝显发兵，以太后詔召越骑校尉冯詩、虎贲中郎将阎崇，屯朔平門，以御程等。诱詩入省，太后使授之印，曰：“能得济陰王者封万户侯，得李閏者五千户侯。”显以詩所将众少，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。詩因格殺登，归营屯守。显弟卫尉景遽从省中还外府，收兵至盛德門。程傳召诸尚書使收景。尚書郭镇時卧病，聞之，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，逢景从吏士，拔白刃，呼白：“无干兵。”镇即下車，持节詔之。景曰：“何等詔？”因聽镇，不中。镇引剑击景墮車，左右以戟叉其匈，遂禽之，送廷尉狱，即夜死。旦日，令侍御史收显等送狱，于是遂定。下詔曰：

夫表功录善，古今之通义也。故中常侍长乐太仆江京、黄門令劉安、钩盾令陳达与故車骑将军阎显兄弟谋议恶逆，倾乱天下。中黄門孙程、王康、长乐太官丞王國、、中黄門黄龍、彭恺、孟叔、李建、王成、張贤、史汎、馬國、王道、李元、杨佗、陳予、趙封、李刚、魏猛、苗光等，怀忠愤发，戮力协谋，遂埽灭元恶，以定王室。《詩》不云乎：“无言不雠，元德不报。”程为谋首，康、國协同。其封程为浮陽侯，食邑五户；康为华容侯，國为郦侯，各九千户；黄龍为湘南侯，五千户；彭恺为西平昌侯，孟叔为中庐侯，李建为复陽侯，各四千二百户；王成为广宗侯，張贤为祝阿侯，史汎为临沮侯，馬國为文平侯，王道为范县侯，李元为褒信侯，杨佗为山都侯，陳予为下隽侯，趙封为析县侯，李刚为枝江侯，各四千户；魏猛为夷陵侯，二千户；苗光为东阿侯，千户。

是为十九侯。加赐車、馬、金、银、钱、帛，各有差。李閏以先不豫谋，故不封。遂擢拜程骑都尉。

永建元年，程与張贤、孟叔、馬國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，怀表上殿，呵叱左右。帝怒，遂免程官，因悉遣十九侯就國，后徙封程为宜城侯。程既到國，怨恨恚怼，封还印绶、符策，亡归京师，往來山中。詔書追求，复故爵士，赐車馬衣物，遣还國。

三年，帝念程等功勋，悉征还京师。程与王道、李元皆拜骑都尉，余悉奉朝请。陽嘉元

年，程病甚，即拜奉車都尉，位特进。及卒，使五官中郎将追赠車骑将军印绶，赐谥刚侯。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，乘輿幸北部尉傳，瞻望車骑。

程临终，遗言上書，以國傳弟美。帝许之，而分程半，封程养子寿为浮陽侯。后詔書录微功，封兴渠为高望亭侯。四年，詔宦官养子悉聽得为后，袭封爵，定著乎令。

王康、王國、彭恺、王成、趙封、魏猛六人皆早卒。黄龍、杨佗、孟叔、李建、張贤、史汎、王道、李元，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货赂，求高官增邑，又诬罔中常侍曹腾、孟贲等。永和二年，发觉，并遣就國，减祖四分之一。宋娥夺爵归田舍。唯馬國、陳予、苗光保全封邑。

初，帝见废，监太子家小黄門籍建、傅高梵、长秋长趙熹、丞良贺、药长夏珍皆以无过获罪，建等坐徙朔方。及帝即位，并擢为中常侍。梵坐臧罪，减死一等。建后封东乡侯，三百户。

贺清俭退厚，位至大长秋。陽嘉中，詔九卿举武猛，贺独无所荐。帝引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生自草茅，长于宫掖，既无知人之明，又未尝交知士类。昔卫鞅因景监以见，有识知其不终。今得臣举者，匪荣伊辱。”固辞之。及卒，帝思贺忠，封其养子为都乡侯，三百户。

曹騰

曹騰字季兴，沛國谯人也。安帝時，除黄門从官。顺帝在东官，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，使侍皇太子書，特见亲爱。及帝即位，腾为小黄門，迁中常侍。桓帝得立，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，以定策功，皆封亭侯，腾为费亭侯，迁大长秋，加位特进。

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，奉事四帝，未尝有过。其所进达，皆海内名人，陳留虞放、边韶、南陽延固、張温、弘农張奂、颍川堂谿典等。時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，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書，上奏太守，并以劾腾，请下廷尉案罪。帝曰：“書自外來，非腾之过。”遂寝暠奏。腾不为纤介，常称暠为能吏，時人嗟美之。

腾卒，养子嵩嗣。种暠后为司徒，告宾客曰：“今身为公，乃曹常侍力焉。”

嵩靈帝時货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，故位至太尉。及子操起兵，不肯相随，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，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殺。

单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左悺、唐衡

单超，河南人；徐璜，下邳良城人；具瑗，魏郡元城人；左悺，河南平陰人；唐衡，颍川郾人也。桓帝初，超、璜、瑗为中常侍，悺、衡为小黄門史。

初，梁冀两妹为顺、桓二帝皇后，冀代父商为大将军，再世权威，威振天下。冀自诛太尉李固、杜乔等，骄横益甚，皇后乘势忌恣，多所鸩毒，上下钳口，莫有言者。帝逼畏久，恒怀不平，恐言泄，不敢谋之。延熹二年，皇后崩，帝因如厕，独呼衡问：“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？”衡对曰：“单超、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，礼敬小简，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狱，二人诣門谢，乃得解。徐璜、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，口不敢道。”于是帝呼超、悺入室，谓曰：“梁将军兄弟专固國朝，迫胁外内，公卿以下从其风旨。今欲诛之，于常侍意何如？”超等对曰：“诚國奸贼，当诛日久。臣等弱劣，未知聖意何如耳。”帝曰：“审然者，常侍密图之。”对曰：“图之不难，但恐陛下复中狐疑。”帝曰：“奸臣胁國，当伏其罪，何疑乎！”于是更召璜、瑗等五人，遂定其议，帝啮超臂出血为盟，于是超收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。悺、衡迁中常侍。封超新丰侯，二万户，璜武原侯，瑗东武陽侯，各万五千户，赐钱各千五百万；悺上蔡侯，衡汝陽侯，各万三千户，赐钱各千三百万。五人同日封，故世谓之“五侯”。又封小黄門劉普、趙忠等八人为乡侯。自是权归宦官，朝廷日乱矣。

超病，帝遣使者就拜車骑将军。明年薨，赐东园秘器，棺中玉具，赠侯将军印绶，使者理丧。及葬，发五营骑士，侍御史护丧，将作大匠起冢茔。

其后四侯转横，天下为之評曰：“左回天，具独坐，徐卧虎，唐两墮。”皆竞起第宅，楼观壮丽，穷极伎巧。金银罽<耳毛>，施于犬馬。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，皆珍饰华侈，拟則宫人，其仆从皆乘牛車而从列骑。又养其疏属，或乞嗣异姓，或买苍头为子，并以傳國袭封。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，辜较百姓，与盗贼无异。

超弟安为河东太守，弟子匡为济陰太守，璜弟盛为河内太守，悺弟敏为陳留太守，瑗兄恭为沛相，皆为所在蠹害。

璜兄子宣为下邳令，暴虐尤甚。先是，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，及到县，遂将吏卒至暠家，载其女归，戏射殺之，埋著寺内。時，下邳县属东海，汝南黄浮为东海相，有告言宣者，浮乃收宣家属，无少长悉考之。掾史以下固谏争。浮曰：“徐宣國賊，今日殺之，明日坐死，足以瞑目矣。”即案宣罪弃市，暴其尸以示百姓，郡中震栗。璜于是诉怨于帝，帝大怒，浮坐髡钳，输作右校。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，民不堪命，起为寇賊。七年，衡卒，亦赠車骑将军，如超故事。璜卒，賻赠钱布，赐冢茔地。

明年，司隶校尉韩演因奏愔罪恶，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，聚敛为奸，宾客放纵，侵犯吏民。愔、称皆自殺。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，征诣廷尉。瑗诣狱谢，上还东武侯印绶，詔貶为都乡侯，卒于家。超及璜、衡袭封者，并降为乡侯，租入岁皆三百万，子弟分封者，悉夺爵土。劉普等貶为关内侯。

侯览

侯览者，山陽防东人。桓帝初为中常侍，以佞猾进，倚势贪放，受纳货遗以巨万计。延熹中，连岁征伐，府帑空虚，乃假百官奉禄，王侯租锐。览亦上缣五千匹，赐爵关内侯。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，进封高乡侯。

小黄門段珪家在济陰，与览并立田业，近济北界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，劫掠行旅。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，殺数十人，陳尸路衢。览、珪大怨，以事诉帝，延坐多殺无辜，征诣廷尉，免。延字伯行，北海人，后为京兆尹，有理名，世称为长者。

览等得此愈放纵。览兄参为益州刺史，民有丰富者，輒诬以大逆，皆诛灭之，没入财物，前后累亿计。太尉杨秉奏参，槛車征，于道自殺。京兆尹袁逢于旅舍，阅参車三百余两，皆金银锦帛珍玩，不可胜数。览坐免，旋复复官。

建宁二年，丧母还家，大起茔冢。督邮張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，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，田百一十八顷。起立第宅十有六区，皆有高楼池苑，堂阁相望，饰以绮画丹漆之属，制度重深，僭类宫省。又豫作寿冢，石椁双阙，高庑百尺，破人居室，发掘坟墓。虏夺良人，妻略妇子，及诸罪衅，请诛之。而览伺候遮截，章竟不上。俭遂破览冢宅，藉没资财，具言罪状。又奏览母生時交通宾客，干乱郡國。复不得御。览遂诬俭为钩党，及故长乐少府李膺、太仆杜密等，皆夷灭之。遂代曹节领长乐太仆。

熹平元年，有司举奏览专权骄奢，策收印绶，自殺。阿党者皆免。

曹节

曹节字汉丰，南陽新野人也。其本魏郡人，世吏二千石。顺帝初，以西园骑迁小黄門。桓帝時，迁中常侍，奉車都尉。建宁元年，持节将中黄門虎贲羽林千人，北迎靈帝，陪乘入宫。及即位，以定策封长安乡侯，六百户。

時，窦太后临朝， 后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陳蕃谋诛中官， 节与长乐五官史硃瑀、从官史共普、張亮、中黄門王尊、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，共矫詔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門令，将兵诛武、蕃等，事已具《蕃》、《武傳》。节迁长乐卫尉，封育陽侯，增邑三千户；甫迁中常侍，黄門令如故；瑀封都乡侯，千五百户；普、亮等五人各三百户；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，岁食租二千斛。

先是，瑀等陰于明堂中祷皇天曰：“窦氏无道，请皇天辅皇帝诛之，令事必成，天下得宁。”既诛武等，詔令太官给塞具，赐瑀钱五千万，余各有差，后更封华容侯。二年，节病困，詔拜为車骑将军。有顷疾瘳，上印绶，罢，复为中常侍，位特进，秩中二千石，寻转大长秋。

熹平元年，窦太后崩，有何人書硃雀阙，言“天下大乱，曹节、王甫幽殺太后，常侍侯览多殺党人，公卿皆尸禄，无有忠言者。”于是詔司隶校尉劉猛逐捕，十日一会。猛以诽書言直，不肯急捕，月余，主名不立。猛坐左转谏议大夫，以御史中丞段颎代猛，乃四出逐捕，及太學游生，系者千余人。节等恕猛不已，使颎以他事奏猛，抵罪输左校。朝臣多以为言，乃免刑，复公車征之。

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谋反，诛之。以功封者十二人。甫封冠军侯。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，并前七千六百户。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、牧守令长，布满天下。

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，越骑营五百妻有美色，破石从求之，五百不敢违，妻执意不肯行，遂自殺。其淫暴无道，多此类也。

光和二年，司隶校尉陽球奏诛王甫及子长乐少府萌、沛相吉，皆死狱中。時连有灾异，郎中梁人审忠以为硃瑀等罪恶所感，乃上書曰：

臣聞理國得贤則安，失贤則危，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，汤举伊尹不仁者远。陛下即位之初，未能万机，皇太后念在抚育，权時摄政，故中常侍苏康、管霸应時诛殄。太傅陳蕃、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，志清朝政。华容侯硃瑀知事觉露，祸及其身，遂兴造逆谋，作乱王室，撞蹋省闼，执夺玺绶，迫胁陛下，聚会群臣，离间骨肉母子之恩，遂诛蕃、武及尹勋等。因共割裂城社，自相封赏。父子兄弟被蒙尊荣，素所亲厚布在州郡，或登九列，或据三司。不惟禄重位尊之责，而苟营私門，多蓄财货，缮修第舍，连里竟巷。盗取御水以作鱼钓，車馬服玩拟于天家。群公卿士杜口吞声，莫敢有言。州牧郡守承顺风旨，辟召选举，释贤取愚。故虫蝗为之生，夷寇为之起。天意愤盈，积十余年。故频岁日食于上，地震于下，所以谴戒人主，欲令觉悟，诛鉏无状。昔高宗以雉雊之变，故获中兴之功。近者神祇启悟陛下，发赫斯之怒，故王甫父子应時馘截，路人士女莫不称善，若除父母之仇。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，不悉殄灭。昔秦信趙高，以危其國；吴使刑人，身遘其祸。虞公抱宝牵馬，鲁昭见逐乾侯，以不用宫之奇、子家驹以至灭辱。今以不忍之恩，赦夷族之罪，奸谋一成，悔亦何及！臣为郎十五年，皆耳目聞见，瑀之所为，诚皇后所不复赦。愿陛下留漏刻之聽，裁省臣表，埽灭丑类，以答天怒。与瑀考验，有不如言，愿受汤镬之诛，妻子并徙，以绝妄言之路。

章寝不报。节遂领尚書令。四年，卒，赠車骑将军。后瑀亦病卒，皆养子傳國。审忠字公诚，宦官诛后，辟公府。

吕强

吕强字汉盛，河南成皋人也。少以宦者为小黄門，再迁中常侍。为人清忠奉公。靈帝時，例封宦者，以强为都乡侯。强辞让恳恻，固不敢当，帝乃聽之。因上疏陳事曰：

臣聞诸侯上象四七，下裂王土，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，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。伏聞中常侍曹节、王甫、張让等，及侍中许相，并为列侯。节等宦官祐薄，品卑人贱，谗谄媚主，佞邪徼宠，放毒人物，疾妒忠良，有趙高之祸，未被轘裂之诛，掩朝廷之明，成私树之党。而陛下不悟，妄授茅土，开國承家，小人是用。又并及家人，重金兼紫，相继为蕃辅。受國重恩，不念尔祖，述修厥德，而交结邪党，下比群佞。陛下或其琐才，特蒙恩泽。又授位乖越，贤才不升，素餐私幸，必加荣擢。陰陽乖刺，稼穡荒蔬，人用不康，罔不由兹。臣诚知封事已行，言之无逮，所以冒死干触陳愚忠者，实愿陛下损改既谬，从此一止。

臣又聞后宫彩女数千余人，衣食之费，日数百余，比谷虽贱，而户有饥色。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，由赋发繁数，以解县官，寒不敢衣，饥不敢食。民有斯厄，而莫之恤。宫女无用，填积后庭，天下虽复尽力耕桑，犹不能供。昔楚女悲愁，则西官致灾，况终年积聚，岂无忧怨乎！夫天生蒸民，立君以牧之。君道得，则民戴之如父母，仰之犹日月，虽時有征税，犹望其仁恩之惠。《易》曰：“悦以使民，民忘其劳；悦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”储君副主，宜讽诵斯言；南面当國，宜履行其事。

又承詔書，当于河间故國起解渎之馆。陛下龍飞即位，虽从藩國，然处九天之高，岂宜有顾恋之意。且河间疏远，解渎邈绝，而当劳民单力，未见其便。又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，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，造起馆舍，凡有万数，楼阁连接，丹青素垩，雕刻之饰，不可单言。丧葬逾制，奢丽过礼，竞相放效，莫肯矫拂。《穀梁傳》曰：“财尽則怨，力尽則怼。”《尸子》曰：“君如杅，民如水，杅方則水方，杅圆則水圆。”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。今上无去奢之俭，下有纵欲之敝，至使禽兽食民之甘，木土衣民之帛。昔师旷谏晋平公曰：“梁柱衣绣，民无褐衣；池有弃酒，士有渴死；厩馬秣粟，民有饥色。近臣不敢谏，远臣不得暢。”此之谓也。

又聞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門，而令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以詔書喻旨。邕不敢怀道迷國，而切言极对，毁刺贵臣，讥呵竖宦。陛下不密其言，至令宣露，群邪项领，膏脣拭舌，竞欲咀嚼，造作飞条。陛下回受诽谤，致邕刑罪，室家徙放，老幼流离，岂不负忠臣哉！今群臣皆以邕为戒，上畏不测之难，下惧剑客之害，臣知朝廷不复得聞忠言矣。故太尉段熲，武勇冠世，习于边事，垂发服戎，功成皓首，历事二主，勋烈独昭。陛下既已式序，位登台司，而为司隶校尉陽球所见诬胁，一身既毙，而妻子远播。天下惆怅，功臣失望。 宜征邕更授任， 反颍家属，則忠卢路开，众怨以弭矣。

帝知其忠而不能用。

時，帝多藉私臧，收天下之珍，每郡國贡献，先输中署，名为“导行费”。强上疏谏曰：

天下之财，莫不生之陰陽，归之陛下。归之陛下，岂有公私？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，中御府积天下之缯，西园引司农之臧，中厩聚太仆之馬，而所输之府，辄有导行之财。调广民困，费多献少，奸吏因其利，百姓受其敝。又阿媚之臣，好献其私，容谄姑息，自此而进。

旧典选举委任三府，三府有选，参议掾属，咨其行状，度其器能，受试任用，责以成功。若无可察，然后付之尚書。尚書举劾，请下廷尉，覆案虚实，行其诛罚。今但任尚書，或复敕用。如是，三公得免选举之负，尚書亦复不坐，责赏无归，岂肯空自苦劳乎！

夫立言无显过之咎，明镜无见瑕之尤。如恶立言以记过，则不当學也；不欲明镜之见瑕，则不当照也。愿陛下详思臣言，不以记过见瑕为责。

書奏不省。

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帝问强所宜施行。强欲先诛左右贪浊者，大赦党人，料简刺史、二千石能否。帝纳之，乃先赦党人。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，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。中常侍趙忠、夏恽等遂共构强，云“与党人共议朝廷，数读《霍光傳》。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”。帝不悦，使中黄門持兵召强。强聞帝召，怒曰：“吾死，乱起矣。丈夫欲尽忠國家，岂能对狱吏乎！”遂自殺。忠、恽复譖曰：“强见召未知所问，而就处草自屏，有奸明审。”遂收捕宗亲，没入财产焉。

時，宦者济陰丁肃、下邳徐衍、南陽郭耽、汝陽李巡、北海趙祐等五人称为清忠，皆在里巷，不争威权。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，争弟高下，更相告言，至有行賂定兰台漆書經字，以合其私文者，乃白帝，与诸儒共刻《五經》文于石，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。自后《五經》一定，争者用息。趙祐博學多览，著作校書，诸儒称之。

又小黄門甘陵吴伉，善为风角，博达有奉公称。知不得用，常托病还寺舍，从容养志云。

張让、趙忠

張让者，颍川人；趙忠者，安平人也。少皆给事者中，桓帝時为小黄門。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。延熹八年，黜为关内侯，食本县租千斛。斋

靈帝時，让、忠并迁中常侍，封列侯，与曹节、王甫等相为表里。节死后，忠领大长秋。让有监奴典任家事，交通货賂，威形喧赫。扶风人孟佗，资产饶贍，与奴朋结，倾竭馈问，无所遗爱。奴咸德之，问佗曰：“君何所欲？力能办也。”曰：“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。”時宾客求谒让者，車恒数百千两，佗時指让，后至，不得进，监奴乃率诸仓头

迎拜于路，遂共舉車入門。宾客咸惊，谓佗善于让，皆争以珍玩赂之。佗分以遗让，让大喜，遂以佗为凉州刺史。

是時，让、忠及夏恽、郭胜、孙璋、毕岚、栗嵩、段珪、高望、張恭、韩悝、宋典十二人，皆为中常侍，封侯贵宠，父兄子弟布列州郡，所在贪贱，为人蠹害。黄巾既作，盗贼糜沸，郎中中山張钧上書曰：“窃惟張角所以能兴兵作乱，万人所以乐附之者，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、子弟、婚亲、宾客典据州郡，辜榷财利，侵掠百姓，百姓之冤无所告诉，故谋议不轨，聚为盗贼。宜斩十常侍，县头南郊，以谢百姓，又遣使者布告天下，可不须师旅，而大寇自消。”天子以钧章示让等，皆免冠徒跣顿首，乞自致洛陽詔狱，并出家财以助军费。有詔皆冠履视事如故。帝怒钧曰：“此真狂子也。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？”钧复重上，犹如前章，辄寝不报。詔使廷尉、侍御史考为張角道者，御史承让等旨，遂诬奏钧學黄巾道，收掠死狱中。而让等实多与張角交通。后中常侍封谞、徐奉事独发觉坐诛，帝因怒诘让等曰：“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，皆令禁錮，或有伏诛。今党人更为國用，汝曹反与張角通，为可斩未？”皆叩头云：“故中常侍王甫、侯览所为。”帝乃止。

明年，南宫灾。让、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，以修宫室。发太原、河东、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，每州郡部送至京师，黄門常侍辄令譴呵不中者，因强折贱买，十分雇一，因复货之于宦官，复不为即受，材木遂至腐积，宫室连年不成。刺史、太守复增私调，百姓呼嗟。凡詔所征求，皆令西园驺密约敕，号曰“中使”，恐动州郡，多受赇赂。刺史、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，皆责助军修宫钱，大郡至二三千万，余各有差。当之官者，皆先至西园谐价，然后得去。有钱不毕者，或至自殺。其守清者，乞不之官，皆迫遣之。

時，钜鹿太守河内司馬直新除，以有清名，减责三百万。直被詔，帐然曰：“为民父母，而反割剥百姓，以称時求，吾不忍也。”辞疾，不聽，行至孟津，上書极陳当世之失，古今祸败之戒，即吞药自殺。書奏，帝为暂绝修宫钱。

又造万金堂于西园，引司农金钱缯帛，仞积其中。又还河间买田宅，起第观。帝本侯家，宿贫，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，故聚为私臧，复寄小黄門常侍钱各数千万。常云：“張常侍是我公，趙常侍是我母。”宦者得志，无所惮畏，并起第宅，拟則宫室。帝常登永安候台，宦官恐其望见居外，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：“天子不当登高，登高則百姓虚散。。”自是不敢复升台榭。

明年，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龍、玄武阙，又铸四钟，皆受二千斛，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。又铸天禄虾蟆，吐水于平門外桥东，转水入宫。又作翻車渴乌，旋于桥西，用洒南北郊路，以省百姓洒道之费。又铸四出文钱，钱皆四道。识者窃言侈虐已甚，形象兆见，此钱成，必四道而去。及京师大乱，钱果流布四海。复以忠为車骑将军，百余日罢。

六年，帝崩。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，令诛中官以悦天下。谋泄，让、忠等因进入省，遂共殺进。而绍勒兵斩忠，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。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。追急，让等悲哭辞曰：“臣等殄灭，天下乱矣。惟陛下自爱！”皆投河而死。

史論

論曰：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，其所渐有由矣。三代以嬖色取祸，嬴氏以奢虐致灾，西京自外戚失祚，东都缘阉尹倾國。成败之來，先史商之久矣。至于衅起宦夫，其略犹或可言。何者？刑余之丑，理谢全生，声荣无辉于門阀，肌肤莫傳于來体，推情未鉴其敝，即事易以取信，加渐染朝事，颇识典物，故少主凭谨旧之庸，女君资出内之命，顾访无猜惮之心，恩狎有可悦之色。亦有忠厚平端，怀术纠邪；或敏才给对，饰巧乱实；或借誉贞良，先時荐誉。非直苟恣凶德，止于暴横而已。然莫邪并行，情貌相越，故能回惑昏幼，迷瞽视聽，盖亦有其理焉。诈利既滋，朋徒日广，直臣抗议，必漏先言之间，至戚发愤，方启专夺之隙，斯忠贤所以智屈，社稷故其为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坚冰至。”云所从來久矣。今迹其所以，亦岂一朝一夕哉！

贊曰：“任失无小，过用则违。况乃巷职，远参天机。舞文巧态，作惠作威。凶家害國，夫岂异归！